

*MASTERWORKS OF
Miyazawa Kenji
POEMS AND FAIRY TALES*

宫泽贤治
著作选

主编：王敏

中国社会出版社

宫泽贤治杰作选

主编：王 敏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宫泽贤治杰作选/宫泽贤治著；王敏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4

ISBN 978 - 7 - 5087 - 1638 - 1

I. 宫... II. ①宫... ②王... III. ①童话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②诗歌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IV. I313.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6364 号

书 名：宫泽贤治杰作选

主 编：王 敏

责任编辑：曹霜霜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010) 66051698 电 传：(010) 66051713

邮购部：(010) 66060275

编辑部电话：(010) 66030229 (010) 66032631

编辑部网址：www.jiankang-jia.com

印刷装订：荣成三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30mm×185mm 1/32

印 张：7.25

字 数：177千字

版 次：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 50 元

(凡中国社会出版社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宫泽贤治的透明轨道

(代前言)

一、死而复生

日本作家、诗人宫泽贤治（1896.8.6～1933.9.21）出生于寒冷贫困的岩手县花卷市的商人之家，自幼体弱多病，一口方言，不帅不酷。从盛岗高等农村学校（现为岩手大学）毕业后，他在故乡的农校任教。虽然土里土气，但收入丰厚，倒也活得潇洒、快活。

然而，不久他竟毅然辞职务农，目的在于运用科学知识扶贫救灾，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同甘苦、共命运。他不依靠任何组织，未加入任何政党派别，只有一个心眼，那就是以慈悲为怀，以苦行为人生使命，以知识为武器，在为民造福的过程中探索人生，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

他白天耕种，夜晚为农民上课，讲解农业知识、教外语、讲故事、举办音乐会，他把生命的一分一秒都用于那“一个心眼”上，无暇谈情说爱，顾不上完整的睡眠和用餐。就这样，年仅37岁的他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失调染上肺病，不幸早逝。

在他短暂的有生之年，那超越常识的人生选择为亲友及当地农民所难以理解，无人赞许，更谈不上反响。他创作了94篇童话和一千多首诗歌，在世时只有一篇童话《过雪地》获得过稿费，童话集《花样翻新的饭店》和诗集《春天与阿修罗》均系自费出版。在当时当地的人们眼中，他不过是一名充满了幻想和热情但又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小有才气却生不逢时，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不得志的文学青年。

然而，宫泽贤治逝世不久，其遗作便以全集的形式问世，他

的作品被收入教科书，改编成电影、电视，以他作品主人公命名的食品、商品数不胜数。热衷于宫泽贤治的研究家和热情的读者与日俱增。参观访问宫泽贤治纪念馆、资料馆的观众络绎不绝。目前，已有 13 个国家翻译出版了他的作品，他的名字通过其作品、影视正在悄悄地走向世界。大概很多国家的国民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毫无印象，但却了解宫泽贤治。这种奇特的反差更加深了宫泽贤治的神秘色彩，在迎接宫泽贤治诞辰 100 周年之际，宫泽贤治热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浪潮。

肉体的死亡催生了文学之魂，宫泽贤治通过其作品的问世获得了新生，走向了世界。他的存在价值决定了他将与现代人、未来人同生存共繁荣。

二、大不列颠国际年鉴中所记载的宫泽贤治

在 1997 年版《大不列颠国际年鉴》日本文学部分，有为宫泽贤治诞辰 100 周年的特写专栏。在那里我这样概括了他的人生及作品：

宫泽贤治诞生于全世界

庆祝一名作家的 100 年诞辰并非新奇之事，但是像宫泽贤治 100 周年诞辰那样，获得全世界各国认可的恐怕不多。1996 年，在其故乡岩手县花卷市召开的宫泽贤治国际研究大会上，收到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贺信。宫泽贤治作为国际人或称之为泛地球人得到世界范围的再认识，诞生于全世界。

他的作品广受欢迎，今日依然不断获得新的读者。其作品的主要魅力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宫泽贤治作品的舞台是没有国境的森林或沙漠，是与国境无缘之整个宇宙。他把自己创作的理想世界形象从故乡花卷市扩展到四面八方，那理想之乡即是读者心中永恒的宇宙。

(2) 宫泽贤治的作品既能够触及亚洲人的心弦，其带有欧风的状物描写又令欧洲人感到亲切。作品中的人物、动物、植物

等所有一切都不设定国籍，使其行动模式甚至服装等都得以自然而然、亲切自如地融会于形形色色读者心中，读起来宛如与超越国际、民族的友人会面，故而地球上任何地方均拥有热心的读者。

(3) 可以这么说，无论是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还是中国导演张艺谋的电影，所有优秀作品均以突出个性为特征。如是作品的背景无不充分描写其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但是，宫泽贤治的作品并不以特定的国度、特定的民族为特征；他的作品具有所有国家和民族共通的普遍的特征。可以说，宫泽作品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适宜的、一种奇异的“世界共同型”文学。宫泽贤治的作品具有国际性、普遍性。

(4) 宫泽的作品不施教训，而常常寓以启示。比如，向不可能挑战的《夜鹰之星》、传达宝物到手后得意忘形之教训的《贝之火》、讲述相对论思考方法的《橡子与山猫》，还有启迪现代人最佳生活方法的《不怕风雨》等，无论哪部作品，开卷即可得到新的启示。

(5) 最后，是宫泽贤治的人格魅力。他没有哲学家那样严肃，没有思想家那样锐利，没有宗教家那样偏颇，没有科学家那样拘谨，没有文学家那样的空想，没有教育家那样无色透明，也不像实践家那样现实。他所具有的是对艺术、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所有领域不懈摸索探求的综合才能，他那以清澈澄明的精神热爱日常生活的态度，呼唤起生活在复杂多样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共鸣，并成为读者的生活指南。

以上诸点，宫泽魅力所触发的并非仅限于日本人。宫泽贤治作品的国际性、泛地球性已经得到充分证明，对于外国读者，其成为重新审视本国文化的一面“镜子”。我本人也在学习、研究、翻译、介绍宫泽作品的同时，开启了对祖国——中国文化再认识的思路，深深认识到探求超越国境、超越民族文化之普遍性

的重要。

鉴于种种的原因，中国人对日本文化的关心远远低于对西方文化的热衷。不过，如果中国读者有机会接触宫泽贤治的作品，一定能够理解广大日本人民热爱和平的心境。

三、宫泽贤治的色彩世界

宫泽贤治在世的时代没有电脑，也没有彩照，知识的来源主要依靠书本。而宫泽贤治从中捕捉的收获，却是多彩的缤纷的世界。因为他对宇宙的感知、对生命的热爱构成了容纳万物、与万物融会的浑然一体。凡经他的五官所过滤的物质，自然都是五彩多姿的。以《宫泽贤治的色彩世界》为题，我曾在日本 NHK 电视台的评论热点节目“试点·论点”中作过这样的演讲：

太阳是“白色镜子”（《种山原之夜》）；飘荡在草堤上的是晨光“黄色的门篷”（《松针即将融化在白光中》）；陆奥国是“赤怒之国”（《歌稿 A703》）；沙漠中升起的月亮是“黑的”（《北守将军和三兄弟医生》）；蓝色的天空中飞翔着“数不清的五色孔雀”（《春天与阿修罗·序》）。这是从宫泽贤治作品中随意摘取的几句话。仅此数例就可看出，宫泽贤治好像具有五光十色的宝盒。他那别具一格的色彩世界里，黄色和同类型的金色更令人注目。

“黄色是神圣的色彩——”，这是宫泽贤治下的定义。他把光视为“贵重的金”（《松针即将融化在白光中》），不仅仅是 he 观察大自然的结果，还因佛教和古代贤人的教诲也铭刻在宫泽贤治的脑海里，他用“陈金般的弧光”（《东方的云快速燃烧在霞光中》）来描绘。在他所敬重的人物描写中，“岛地大等师的眼睛里”也能看到“黄色的薄暮”（《歌稿 B225》）。

喜欢黄色的宫泽贤治也特别注重“西方”，他将“西方”与黄色紧密联系在一起：“洒满西天的余辉”（《歌稿 A46》）；“西

天黄色的一目”（《歌稿 B68》）；“西天闪耀着黄色的光芒”（《冬天的素描五》）。“西”与黄色组合的表现确实有许许多多。

宫泽贤治还使用了“西天”这个词汇。汉语“西天”是指经西域、印度而抵达的佛教圣地，同样也被视为《西游记》的目的地。使用“西天”这样的语言对解释宫泽贤治频繁使用黄色色彩的表达方式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宫泽贤治的心里深藏着西方之旅的黄色梦想，虽然当时受时代的限制，人们无法出国旅游，但宫泽贤治的心像旅行之足迹清晰地留在了作品中：

“各位职员兄长，学校已经来到了沙漠中……让我们大家都骑上大骆驼……”（《冰质的笑话》）；“被踩过的地面，现出小小的变形，这是通向天竺国乃至西域的长久愿望的足迹”（《亚细亚学者的散步》）。他的有关作品充满激情，一直写到印度。途中也描写了和中国以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化和风物，介绍了中国人以及孔子的子孙，还有在欣赏古琴乐曲时幻想与中国姑娘的纯洁爱情。

黄色是中国的象征。在中国，从神话传说时代起黄色就被视为正统的颜色，因此也可以说黄色是中国诞生的颜色。例如第一位皇帝叫“黄帝”；产生中国文明的是“黄河”；具有代表性的名山是“黄山”；成为中国代名词的是“黄色大地”。在唐代，王朝下令不允许随便使用黄色，黄色被指定为“禁色”，其结果，黄色成为象征皇帝的高贵颜色，并成为权力的象征。黄色的龙代表皇帝。皇帝身边的物品也全被染上了黄色。宫泽贤治正是因为了解黄色的意义，才在作品的描述中，只要与中国有关的地方就使用“黄色”。如果说日本是“海洋之国”，那么中国就是陆地之国。如果让中国人来描述大陆的形象，大概人们会将大地涂上黄色。我在读宫泽贤治的作品时，发现描写黄色大地的作品特别多。

宫泽贤治之所以喜欢黄色，不仅仅因为黄色具有文化和精神

力量的内涵。他在批判歪曲的现代文明时也使用黄色，不过这时的黄色含有警告的意思。在《北守将军和三兄弟医生》作品里，主人公治疗战争创伤所使用的是黄色粉末。据说，古代中国使用的最好的、最受欢迎的万能药就是黄色的。

宫泽贤治称：“那不是世上一般的深黄色，它可以追溯远古，其品德至高无上”（《葱岭先生的散步》）。由此看来，宫泽贤治那丰富的色彩运用是由于他深知黄色的象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巧妙地使用了其他色彩。

四、我与宫泽贤治

1979年，“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在中国首批日本文学研究生的课堂上，我知道了宫泽贤治的名字。

宫泽贤治给予我的冲击，源于他的一首叫《不怕风雨》的清淡的小诗。这首从作者死后的日记中发现的诗，使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雷锋。我在学习雷锋的运动中长大，在背诵《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接受再教育。为国尽忠，为民尽职，是我这一代人的思想基础。但雷锋和宫泽贤治的表层表现形式虽然一致，深层的活动质地则有所不同。因为宫泽贤治的诗中所描写的是他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所影响而选定的人生模式。这一模式并非来源政党或社会对国民的要求，他出自宫泽贤治自动作为人生座右铭的《法华经》，以及由此而自发的为民致富、与民共生的强烈愿望。他将“全世界未获得幸福之时不可能有个人的幸福”的信条与《不怕风雨》中所纪录的日常生活相统一，又将生活实践中得出的思索体现于诗和童话之中。

他是立体、全方位的作家。思索、实践、写作三位一体，是他存在的同心圆。他在同心圆的无限循环之中扩大、充实自己，希冀寻求出有益于全人类、生物界、自然界和平共存的答案。尽管早逝的他尚未得出圆满的结论，但他为此探索不止的姿态及同心圆式的研究方法对我的人生具有提示性的效果。

“文革”结束后，新生的价值取向及秩序尚未完全形成，全体国民都在这一变革过程中程度不同地进行有意无意的探索。尤其是喜欢思索的知识分子和面向未来的青年人，无不品尝过人生探索的苦恼。

当时外国的信息、作品极其稀少。我在苦恼时发现了宫泽贤治，并发现他的人生观与中华古老的文化遗产有许许多多的共同之处，比如儒教中关于知与行关系的教诲，道教中返朴归真的启示等等。其实，我的名字源于孔子的“敏于行”。它是父母对我的期待，也是我自身的座右铭。是“敏于行”告诉我知识与实践、学问与人生的统一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我才能细心地领会宫泽贤治将思索、实践、创作三位一体，将日常生活与探索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实践相融汇的人生哲学，认真学习他的具有启示性的同心圆式研究方法，进而重新审视“敏于行”的人生模式。于是，宫泽贤治便成了我 20 年前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以来的研究对象之一。在借鉴宫泽贤治的方法之后，我先后获得了山崎奖、岩手日报宫泽贤治奖，可我并不认为这是个人奋斗的结果，而是对“敏于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再确认。实际上，我个人生命中的每一天，无不蒙受“敏于行”的恩惠。

五、留日散记

确切地说，我的自我不满和“敏于行”表里一体。20 年前，那时的文化环境使求知欲望强烈的年轻人身处种种局限，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对知识如饥似渴的体验。“文革”结束，高考制度刚刚恢复，年轻人几乎整体被卷入“自学成才”的热潮。在教育体系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工农兵学员出身的我读完了研究生，来到日本留学。我想以宫泽贤治为窗口，更多地了解日本和日本人，找出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

那时的日本，文化环境、设施、信息均优于中国。而最令我惊叹不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的延续。中国的古典作品不仅

被日本收藏保存，而且几乎全部译成了日文。中学、高中的“国语”教科书中，竟然有一部分直接使用“汉文”。《三国演义》、《西游记》始终是日本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其中的典故变成日本的成语，被日本人自然流畅地运用。家庭必备的托盘、漆碗，小摊上的“十二属相”、护身符、香袋，无一不是昔日中国的翻版，大街上的算卦旗幡、文具店里的文房四宝、广告栏中的书法及算盘、私塾，交织出一幅旧时中国的闹市图，令人仿佛置身遥远。

在宫泽贤治纪念馆，最显要之处挂着一幅西域高昌故城遗址照片。当年玄奘法师曾经此地西进，汉译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作品由此远远传向内地。虽然玄奘传来的法相宗早已在中国失传，在日本却得以衣钵相传；虽然鸠摩罗什的名字在中国知之甚少，每年却有无数日本人前往中国为他敬献香火。宫泽贤治由于体弱多病未曾出游外国，却在大量作品中将中国的大漠沙鸣、上海的烟花壮观描绘得栩栩如生。他将经由中国而东进的佛教作为普救众生的思想基础，将西天取经的路线作为贯穿整个作品的伏线，将《西游记》作为文学创作的样板。相对而言，在未留学日本之前，尽管我渴望留学日本，却并未对这个邻邦怀抱崇敬，尽管我阅读了很多日本的资料，却并未产生描写富士山的冲动。

宫泽贤治就像一面镜子，映出了昔日的日本曾经是大量引进中国文化的邻邦，而日本文化又与中国文化血肉相融，形成了“混合型”的多元文化。因此，日本人无一不在母国无意识地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即便是宫泽贤治那一代人，也对中国文化的造诣极深，他们的教养里闪烁着源于多元文化型民族生命的结晶。在日本的见闻，使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的自豪，认识到中国文化作用于异国的威力。同时，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对本国文化的无知，对跨越国境的文化意义理解得远远不够。于是，我产生了自学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强烈愿望

以及研究日本及日本文化的不可抑制的好奇心。

从此，我面壁十年，苦读苦想，未待积蓄什么思想的财富，就于 1989 年再渡东瀛，直到今天。

六、中文版宫泽贤治作品集的问世

早在 30 年代，鲁迅的朋友钱韬孙曾将宫泽贤治的《不怕风雨》的诗和童话《风大哥》（即《风又三郎》）翻译介绍给我国。1980 年，我翻译出版了《花样翻新的饭店》。1986 年，《日本文学》出版了我和其他研究家们翻译、介绍的宫泽贤治专集。1994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周龙梅翻译的《宫泽贤治童话》。2003 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周龙梅翻译的《宫泽贤治童话文集》。1996 年，在祝贺宫泽贤治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出版了《宫泽贤治作品集》。在告别 20 世纪最后一年的诞旦之日，我被御茶水女子大学校长佐藤保教授授予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标题是《宫泽贤治和中国》。21 世纪启动的第一年，该论文在日本国际语言文化振兴财团理事长柾川惠一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2007 年，又是在柾川先生的运筹之下，中文版《宫泽贤治杰作选》和《宫泽贤治童话选集》5 本在我的祖国得以发行。我相信，和我有着相同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的同胞们，一定会通过宫泽贤治的中文译本汲取不同的营养。

借此之机，千言万语并为一句：衷心感谢养育我的中日两国和中日两国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以及为出版发行而竭尽全力的柾川惠一先生、林少华、张哲等诸位译者、以及为这次出版做出努力的日本 Sunmark 出版社和中国社会出版社的各位工作人员、可敬可爱的读者。我还要特别提及在中国的中日友好协会理事赵宏女士及赵二冬和庄志霞女士。在当前图书市场很不景气的困境下，想方设法，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使这套丛书呈现于广大读者面前，她们是中日友好、携手合作的一个长久完美的见证。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 王敏

2007 年吉日

译 者 简 介

王敏，1954年9月19日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市。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毕业后考入“文革”后首届日本研究生班（四川外国语学院）。现任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语教育恳谈委员会委员、龟范财团理事、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机关客员研究员、日本论坛中国语版编辑委员、上海同济大学客座教授。日语著作30余册。其中官泽贤治研究专著获得山崎奖、岩手日报官泽贤治奖，并被御茶女子大学授予博士学位。

本书中诗歌《风雨无阻》，小说《花样翻新的饭店》、《过雪地》为王敏所译。

MASTERWORKS OF MIYAZAWA KENJI

POEMS AND FAIRY TALES

*Translated by
Wang Min etc.*



目 录

宫泽贤治的透明轨道（代前言）

王敏/1

小说

银河铁道之夜	张石译/1
风又三郎	王晓燕译/55
大提琴手戈修	张哲译/ 93
古斯克·布都利传记	周龙梅译/109
花样翻新的饭店	王敏译/139
发光的赤脚	唐晖译/147
滑床山里的狗熊	徐一平译/167
过雪地	王敏译/177
水仙月四日	林少华译/187
橡子与山猫	滕军译/195

诗歌

风雨无阻	王敏译/205
永诀的早晨	林少华译/206
春天与阿修罗	林少华译/209
序	林少华译/212
折射率	林少华译/215
鞍挂岭的雪	林少华译/216

银河铁道之夜

张石 译

一、午后的课

“同学们你们看，这朦朦胧胧的一片白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你们知道吗？有人说它是河，有人说它是乳汁的湍流的遗迹。”老师指着黑板上挂的那张黑色星座图中烟雾般贯穿上下的银河带问大家。

卡姆帕内尔拉举起了手，随后又有四五个同学举手。焦班尼也要举手，可马上又放下了。这些好像真的都是星星，他曾在杂志上看过，可是最近焦班尼每天都在教室里犯困，没有工夫看书，也没有可读的书，好像什么都变得糊里糊涂不明不白的了。

可是老师马上看到了他的举动。

“焦班尼同学，你知道吧？”

焦班尼猛地站起，可站起来后他感到自己已经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了。札内利从前面的座位上回过头来，看着焦班尼，“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焦班尼被弄得狼狈不堪，脸羞得通红。这时老师又说话了：

“当我们用大型望远镜仔细观察银河时，银河究竟是什么呢？”

“当然是星星了。”焦班尼想。可他还是没能马上回答出来。老师看起来有些为难，他把视线投向了卡姆帕内尔拉。

“那么，卡姆帕内尔拉同学，你来说说看。”

刚才还意气风发、踊跃举手的卡姆帕内尔拉，此刻却扭扭捏捏地站在那里，回答不上来。

老师觉得非常意外，他盯着卡姆帕内拉看了一会儿，急促地说了一声：

“那么，好啦。”然后自己指着星云图说：

“用大型高倍望远镜观察这片朦朦胧胧的白色银河，我们就会看到很多颗小星星。是吧，焦班尼同学？”

焦班尼红着脸点了点头。这时他眼睛里已盈满了泪水。

是的，我知道是这样的，当然卡姆帕内拉也是知道的。那是在博士——也就是卡姆帕内拉父亲的家里，和卡姆帕内拉一起读过的那本杂志上写着的。

无论何时何地，卡姆帕内拉一读到那本杂志，立刻就会跑到他父亲的书斋里，拿来一本巨大的书，翻到“银河”那个地方，两人会久久地看着那张在漆黑的一片中嵌满白色光斑的美丽相片。卡姆帕内拉是不会忘记这些的。他之所以不能马上回答出来，是因为他知道我最近每天早晨和下午做工做得很辛苦，到了学校也不能和大家活蹦乱跳地玩耍，就是跟卡姆帕内拉也说不上几句话了。卡姆帕内拉知道这一切，觉得我很可怜，所以才故意不回答问题。

想到这里，焦班尼感到了难以忍受的悲哀，觉得自己和卡姆帕内拉都很可怜。

老师继续说道：“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把银河看成是河，那么一颗颗小星星也就相当于河底的一粒粒沙子和石子。如果把它看做是巨大的乳汁的湍流，那它就更像天上的河了。也就是说，这些星星恰如乳汁中漂浮的细小的脂肪球。那么什么是这条河里的水呢？那就是叫做‘真空’的光以它的速度传播，连太阳和地球也在这条河里漂浮，而我们大家也栖息在‘天之河’的河水之中。从‘天之河’的河水四周看，就正像河水愈深愈蓝一样，‘天之河’的底愈深远，星星也就愈密集，因此看上去朦朦胧胧的一片白。请大家看这个模型。”